

賜備前山名教之至是復賜赤松政則

明應元年壬子三月安藝吉川經基發兵入備後攻甲奴郡人小田信忠信忠兵勢寡弱不能禦致城西走抵安藝投武田元繁

四年乙卯五月山名俊豐發數千騎向丹後攻守護代壙谷彌五郎於某城備後士山內大和守江田源三勇敢絕倫與丹將塚村次郎左衛門搏敵之備兵相繼而進多斬獲於是敵兵潰走

後柏原天皇

文龜元年辛酉是歲備後人和智豐後守元氏毀甲奴郡國留城城蘆田郡父石成之侵并隣部士馬疆盛無不畏服者

元氏初隸山名氏反之屬周防大內氏當是時三備豪族各擁兵據城邑叛復無常云

二年壬戌三月備前浦上則宗與有松某戰于矢津則宗臣浮田能家奮鬪斬有松大破其軍是歲備中人釋等揚歿等揚號雪舟產州之赤濱寬正六年航海游明爲四明天童寺禪班首座實憲宗成化元年也居明五年而歸等揚自小嗜畫稍長技益進其游明也明主見命作富士三保清見三勝大稱旨明主使儒臣贊之周防大內義興購畫明明人乃假等揚畫托名其土鴻匠應之畫至義興示諸等揚等揚曰是貧道在西域日所筆也義興怒其術技逐之後知其不欺召之等揚已歿義興慚悔久之

永正四年辛卯十一月周防守護大內義興奉將軍足利義植入京師復職先是義植爲權臣細川政元所逐出走周防依義興義興至此聞政元死乃奉義植行收兵十二月二十八日船抵備後納津上陸迎歲

五年戊辰正月三日足利義植發納津備後人官若狹守秀景三吉式部鄉少輔隆景山內大和守直通山名宮內少輔忠勝數名兵部丞元綱馬屋原備前守春宗木梨治部大輔通經檜崎三河守豐景備中人庄備中守爲資福井孫六左衛門石川左衛門尉三村備中守宗親備前人浦上美作守則宗等衆族充護衛之選焉

六年己巳正月十日備後沼隈郡山田城主渡邊信濃家歿

應仁中家隸山名是豐從攻備後柏村甲山城軍不利是豐出奔石見家亦逃匿備中笠岡後又往讚岐居弓削嶋家季弟貞爲備後守護代八尾城主官田政輝所育由是家亦就政輝請和於山內議成家歸其邑後與州人名倉越中官若狹等上京衛幕府增賜采邑六月出雲守護尼子經久欲經畧近國率數千騎以龜井能登牛尾豐前爲偏裨入備後侵北鄙入神石郡攻陷諸城陣于百谷多賀山以察南方動靜山南城主渡邊某聞之急督其兵三百餘人出陣于中嶋傳檄募兵安藝人毛利興元及備後人山內次郎三郎和智入道尾越左衛門江田源八兵衛木梨民部各率其兵應某會芦田郡常與雲將龜井牛尾等接戰數合適風烈某自尼子

氏陣後縱火奮鬪雲兵大擾渡邊以下諸校乘勝追擊多斬
馘經久僅取卒引去

七年庚午是歲出雲尼子經久攻備後豐里城降之

九年壬申九月十日先是出雲守護尼子經久以庶族古志

吉信爲備後沼隈郡大場山城主攻畧近邑備本係周防大

內義隆管國於是義隆率藝防兵擊吉信毛利興元奮戰大

破吉信軍而退

十二年乙亥十月大將軍足利義植以細川安房守政春爲
備中守護

十三年丙子二月二日安藝毛利興元率兵入備三次郡攻
志和知城陷之

十四年丁丑四月十七日右京大夫細川高國募公卿詠歌
獻備中吉備津神社

十五年壬寅是歲備前浦上村宗與播磨赤松義村戰于三
石義村遣人村宗臣浮田能家唱以利能家罵曰奴輩誘以
利乎吾縱令得萬鐘之祿豈事二君乎却其使

十六年己卯十二月浦上村宗弟宗久據香香登城反浮田
能家發千人與村宗夾擊宗久破之是時備後人新見能登
親貞與備中成羽城主河村某戰城甲奴郡小堀而居之

十七年庚辰十月三日播磨小寺則職奉其本宗赤松義村
命發數千騎攻中村五郎于美作岩屋城備前浮田能家將
二千騎從浦上村宗陣于城南是日備軍不利枕尸載路獨

能家不少挫屈，冒矢石進馳突奮擊，斬則職父子而還三石。大永二年壬午，是歲播磨浦上村國出兵，陣大貫山，將攻備前浦上村宗。村宗亦出兵要擊之，於是但馬山名次郎欲乘虛襲村宗，入播磨陣，永良村宗聞之，遣人乞和。村國村國許之，翌日變約挑戰，村宗兵驚潰，能家勵衆戰，身被數創不退，斬殺敵兵，其男四郎死之。先是安藝人工藤伊藝守一益築堡，備後沼隈郡下山南，曰八栗城，移居焉。

三年癸未三月，石見出羽城主高橋久光發兵三千餘騎分三道入備後，急攻三次郡青河城，城將青屋入道友梅乞援於三次城主三吉廣隆。三吉氏兵微不能速援，遂陷。友梅將破圍去，石兵乘勝空營爭入城，欲得輜重，在久光麾下者繞

十餘兵，友梅覲虛，率選兵驅迫，揮刀擊久光父子，貫其首，梁上大呼示敵，敵兵狼狽奔竄，蓋友梅廣隆麾下也。由是廣隆以友梅成青河城，親發其兵欲攻出羽城，以報前役也。久代高野山木梨檜崎諸將來援，其兵五千餘人，當是時高橋氏老臣佐佐部岡湯谷等勸久光死，又聞備兵來襲，先託妻孥安藝毛利元就而後決戰，議成請諸元就。元就曰：吾甚嘉諸子忠志，敢不盡力，且主家有孤女，宜擇佳婿配之，以奉其宗祀。至冰人役，吾固所不辭也。拊循和輯，悉授方畧，衆感激從。其言自是日修繕器械，兵仗以竣，備兵至也。候兵以聞，廣隆大懼，引還。元就轉兵攻青河城，半月餘，城兵善防，不下。一日元就謂其衆曰：吾聞土人言是城乏水，吾利在絕水道，先計

後戰今日之要也乃堅營壁不出戰城將友梅亦察此意每洗米以其汁洗馬而後灌殘瀝城外毛利氏兵視之以爲乏水傳者過也藝士井上甚右衛門光親曰請入城中察之單騎乘陣曰僕井上某也將煩城將幸許之閩人曰足下何見請光親曰僕平生嗜酒貧不能多飲故欲典甲冑以當飲資而中止者數矣執事若賜一杯以慰鬱思幸甚友梅曰易易耳恨久圍之中乏醇釀佳肴纒音濁醪一壺足下勿壓其醇薄光親拜舞曰固所不辭也友梅乃延供酒光親舉巨觥痛飲友梅曰足下快飲僕幸甚足下有酒癖僕亦有馬癖雖無驥騏多畜馬請馬庭上以侑觴耳命所卒洗數馬巨桶故示多水光親視之辭去告狀元就元就哂曰汝亦陷渠術中矣

自今匝月攻之城猶不拔則寡人亦謝失言已而城中水糧並盡友梅出降

四年甲申是歲周防大內義興率兵入安藝攻武田元繁于櫻尾銀山城是役備後士建殊功者爲山名忠興三吉廣隆山內直通先是直通女爲經久季子官內大輔與久妻與久有故父子相惡遂據州之佐田末次諸城叛後爲經久所攻陷出奔備後投直通經久聞之大怒遣弟下野新黨紀伊發五千餘騎將之以擊山內氏山內氏城不乏矢石防禦甚嚴雲軍百方攻戰不能克已而經久以爲直通智將也力攻之不若以理屈之也遣里正甚兵衛謂直通曰與久彎弓其父雖吾子於彼有岳父之親納此悖逆之人是亦所謂助桀爲

虐者，竊爲吾子不取也。請速斬其首，以致我。則前日之事，何介於吾子？直通大服其言，將諷與久自刃。與久亦察其機，自伏刃而死。甚兵衛受與久首而歸，直通復與尼子氏和。後又叛屬毛利氏。

六年丙戌十月十三日，備後惠蘇郡和泉城主和泉三郎左衛門爲其臣所弑。初，信正爲周防大內氏麾下，先是尼子經久威張遠邇，備後豪族皆懼伏焉。信正亦遣其子信行出質尼子氏，信行嘗娶三吉城主三吉宗隆女，毛利元就友婿也。以故宗隆勸信正貳毛利氏，信正不肯。宗隆授意，信正老臣原勘兵衛原但馬，間錫五郎左衛門和山伊勢曰：「通藝絕雲，汝主禍福之機，在今日所擇耳。」四臣告諸信正，信正持前議。

不從。宗隆一日密謂四臣曰：「汝等擁執拗，聞主不如廢之，立吾婿信行也。」四臣諾去。適初冬，近邑興禪寺有楓林，信正從侍臣張宴寺前，賞葉興酣，四臣遣長岡某要信正急營菟丘。信正事發倉皇，駭懼將入寺門闔矣，乃歸踵城門亦闔矣。進退失度，不得已踰城牆而入。原次郎右衛門忽揮槍擊之，信正詈曰：「虜輩黨至，逆刺刃乃主之腹乎？」言未了，爲原所鏖殺。四臣束取尸葬之，曰：「吾輩本在謀利主家，事不諧遂至此極矣。然人臣而刃其主，天人共誅之，死固其所也。唯不立後主而速死，重不忠也。」蓋迎立三郎五郎君出雲乎？果得志而後死，未晚也。三郎五郎者，信行也。議成遣人尼子氏曰：「邇日寡君信正捐館，願返寡世子信行，以弔慰臣民，實大國之至惠。」

也經久聞之約石岡孫三郎代質則退信行如所請使者反命孫三郎悅曰吾雖不敏代新主質敵國榮莫大焉敵國若不仁殺吾是代新主死也與死于戰場等耳出質尼子氏信行歸其邑和泉悲慟無已且知前日信正非良死實出隆家謀利吾家不可深讎而四臣犯至逆不可不誅因命其步卒捕四臣駢斬之

後奈良天皇

享祿三年庚寅八月備前人浦上村宗援細川高國入攝津攻池田伊丹諸城

四年辛卯八月細川高國在備前與浦上村宗合兵攻其族晴元於攝津三好元長援晴元大戰于天王寺畔殲焉誅村

宗當是時海內干戈相尋無寧歲皇室式微禮典委地饑飢相仍縉紳窮乏艱生活寄食諸國者多先是故關白二條左大臣尹房來寓備後是歲轉寓于周防大內氏天文三年甲午二月毛利元就遣熊谷直信天野隆重香川光康弟淡路等以下二千餘騎入備後陣于葦田郡八尾山屢發兵攻宮下野入道於宮城已而入道疾死其子若狹年尙小部下諸校丹下與左衛門尉弟兵衛尉善防戰連破藝軍丹下戰死城兵爲之不振衆議勸守將降藝於是備後士悉屬毛利氏是冬備後神邊城主山名理興攻多羅摩某於葦田郡某知不可敵放火於邑之八幡祠自刃而死是歲毛利氏麾下備後神石郡志摩里城主馬屋原右衛門尉義政

送款於尼子氏其族九鬼有井大矢某等相議曰宗族有反
 覆臣吾輩之恥也宜速絕之乃逐義政更立敷名元範為嗣
 義政往出雲被尼子氏義久以義政居奴可那高尾蓋為鎮
 將也未幾毛利元就遣其將連陷西條久代諸城又攻高尾
 城城中兵寡不支義政防戰力盡與敵兵井上彌四郎相搏
 遂為其所殺當是時大內氏在周防毛利氏在安藝尼子氏
 在出雲而三備當其衝于戈日尋無復一寧歲矣

四年乙未二月毛利氏將香川光景熊谷信直阿曾廣秀山
 田重任飯田義武福原上總桂元澄兒玉就忠兒玉就方等
 二十四將將二千餘人西略備後攻高野山城以城將高野
 山入道久意父子送款尼子氏也久意請援於播磨赤松晴

政赤松氏適有內亂不能急來援高野山有溪水環牙城二
 城而流焉久意以乏水使士卒接繩縛瓢盛水以供炊烹藝
 兵聚射絕其繩未能也於是元就命桂元澄射之元澄乃一
 發瓢落溪水城兵大窮元就急攻拔之并城兵諸城聞風悉
 下元就大喜謂元澄曰鄉前日之箭過于平教經宜稱能登
 元澄拜命自是稱能登

五年丙申是歲丹波人桑田式部將能與國人波多野某戰
 敗來于備後沼隈郡山南將能有將畧既到撫結雄傑懷輯
 近邑遂率其兵入品治郡攻箱田右衛門于森脇城陷之後
 與其弟備前信房介毛利元就屬大內氏大內氏並賜能將
 兄弟采地于備後將能居何鹿城信房居丸山城威勢稍振

南鄙

七年戊戌是歲大內義隆命備後入山名忠興攻陷山名氏政于神邊城賞忠興悉領氏政舊邑

九年庚子先是備後人和泉信行自出雲歸邑綏撫士民甚得聲譽已而介妻父三吉宗隆送款於毛利元就又將誘尼子氏奪所質石田孫三郎返之遣三上源內求仕于經久經久一見愛其材武祿之居月餘源內請歸里携妻孥至經久又許之源內竊謀孫三郎曰余今發富田轉伯耆伏匿八幡村一農家以待子子慎勿遲緩誤期也相約去四月孫三郎請有微恙賽禱大山廟經久不以爲意以任子之故遺數人護送之二十三日孫三郎抵八幡村宿某家及夜孫三郎多

飲酒從者伺其酣醺與源內徒行自間道踰三坂嶺入備後過八國山麓而歸和泉經久得報大怒六月八日大徵雲伯二國兵三千騎十日入備後陣于高野山行收兵十三日定議大兵攻釜嶺領卽信行牙城也信行告急毛利三吉二氏舉烽火于大文字山上待二氏來援經久命其將校分數隊營陣自將于中軍陣于來福寺嶺山內重信軍于越木岩山南條豐後小嶋左衛門三澤藏人波多野勘能米原正勝等率一千人過八幡嶽將進渡苧瀨橋城將作木隼人三上源內三上與次郎三上三郎左衛門津田越後三原藤兵衛石田尾張等軍于橋畔隼人忽進遇敵將波多野勘能于橋上相鬪數合揮槍欲刺源內源內殆危源內翻身攬其槍奪之

僧兵元永從源內在軍自後射斃正勝於是雲軍隊伍擾亂
敗走信行指麾小田吉鹿佐藤間諸校追北雲將返擊殺四
校薄暮兩軍交綏夜信行速造布旗數百煤印旁近諸族章
幟豎諸四面山上雲兵仰觀曰果然昨霄烽火即今夜來援
之兆也速徹陣去信行固知兵寡不能支不復窮追元就與
信行備後三路郡糸井安藝佐東郡原二邑以賞戰勳也九
月備中平川城主平川三郎左衛門久親送款於毛利氏久
親尼子麾下士也晴久聞之憂且怒曰久親備中豪傑也彼
屬元就舉國嚮風必爲毛利氏之有不可不速征也乃遣米
倉平內左衛門正勝爲將率二千騎入備中久親分三百餘
騎爲二隊以備正勝已抵紫山望敵兵少經久不整隊而進

久親指揮其兵曰雲將恃衆懈備急擊勿失也衆皆奮鬪雲
軍大敗正將殿戰而退久親射洞其胸正勝墜馬久親卒薄
欲滅之正勝二卒亦來一人遮鬪一人扶掖其主去投於備
後奴可郡管城主平群入道秋樂請醫療創劇而死秋樂亦
尼子氏將校也當是時雲軍與平群兵合且戰且退備兵亦
不窮追是役毛利氏賞久親與篠尾猿澤并舊城爲三城主
是月毛利元就遣備後赤川左京亮元宣庄原李之進及渡
邊門田諸士五百騎與尼子氏兵戰于鱧分口破之十月備
後神邊城主山名官內少輔理興鑄鐘以獻諸本劬吉備津
祠理興後改名忠興十二月二十六日尼子經久與毛利氏
兵戰于安藝宮崎是役備後人今田經高從吉川元春有戰

勳十二月十五日毛利氏與尼子氏大戰于吉田備後田嶋人村上就常屬元就力戰斬雲將三澤藏人元就賜物賞之十年辛丑正月大內氏兵急圍青光猪山爲尼子氏兵所破防將深野宮川諸人戰死雲軍大振晴賢遣使備中人二階堂政行絕雲軍糧道政行乃與其子加賀率兵六千人入備後陣于大坂嶺嶺界雲備險地也尼子氏軍爲之窮告急於雲雲兵留在其邑者千餘人來攻大坂嶺政行逆擊橫田破之乘勝西轉赴安藝合大內氏兵夾攻尼子氏軍雲兵進退受敵敗績隊將尼子下野高尾豐前等戰死二月十一日晴久謂其衆曰吾過矣致此敗衄以深入敵地也速歸本邑謀養銳漸取是今日先務也急收敗卒去政行命其衆奮擊衝

中堅雲兵大敗晴久單騎逃去政行追之加賀謀其父曰追窮寇危道也乃止是役政行斬首百七十餘級義隆與感書賞之政行後以居淺口郡中嶋因改稱中嶋大藏勇武冠近邑政行遠江守爲憲後裔也父某永正中船岡山之役從將軍足利義植有戰功云是歲備後三次郡比惠尾城主三吉保高殺其族隆信初保高父政高死政高年尚幼族隆信居安藝栗尾輔保高悉決軍務蓋待其長也及保高年長隆信無讓意於是保高與舊臣謀誘殺隆信後其靈爲崇村民建祠祀之

十一年壬寅冬大內義隆大舉入出雲伐尼子晴久初藝備雲石四國之士屬大內氏近歲尼子氏兵勢強大蠶食郡邑

四國殆爲其有義隆憂憤欲復舊業奉將軍足利義晴命伐晴久於是四國豪傑十三人連署請義隆曰頻年晴久乘勢掠畧人之封疆臣等不堪苛暴雖權降之而非其本志也今側聞聲罪大節向雲莫弗草偃請以臣等置前驅義隆大悅急發數萬騎入出雲陣于富田四面合圍日夜攻之城堅不下雪大降年亦暮矣

十二年癸卯大內氏猶駐軍于出雲已而義隆徹軍而去晴久令其將追擊之毛利元就殿戰却之時備後人山内刑部丞隆通雲將也心竊慕元就以爲彼才望絕倫孰出其右者吾今視其危難救之他日得志其麾下必矣期不可失也陽爲追擊狀故爲整陣徐進不戰元就亦知其意亦不反擊而

退

十三年甲辰七月尼子晴久以去月石見益田吉見福屋佐波諸豪傑降南出道通遣族國久式部左衛門三將爲先鋒將步騎七千人龜井能登牛尾遠江平野又右衛門神西三郎左衛門副之諸將入備後陣布野攻三吉城又遣人招降國中諸豪宮杉原等兵勢大振廿三日毛利元就聞警以宿將福原貞俊兒玉就忠爲將栗屋信賢井上就信長屋吉義親等副之發一千騎赴援廣隆喜迎藝將曰諸君辱主命來救急難吾惑銘高義聞雲先鋒新宮黨七千騎實不過四千騎彼伎倆易與耳諸君在後陣幸觀吾一戰以挫敵銳鋒矣貞俊就忠曰使尊君獨戰吾等袖手來援安在明日一戰吾

任也、廣隆曰、然則可聯鋒進攻也、二十八日黎明、隔河而風、甚霧唯聞水聲、已而兩軍敵進、雲將牛尾川添諸人、命彊騎自霧中亂射、箭無空發、立斃數百人、乘勝奮擊、藝軍大擾、貞俊就忠返戰、斬敵兵七人、刀刃如鋸、身被重創、雲軍急整兵而退、就忠等欲留戰死、信賢就信止之曰、子若死、吾公若失其左右手也、吾輩小人、死生固不關利害、不若今日請代二君而死耳、相爭不決、貞俊部將某謂信賢曰、二君言可謂君子爭矣、事在眉然、不可猶豫、吾代斃主勒一隊、從二君一戰、信賢曰、諾哉、衆議曰、敵兵恃勝必驕、吾襲其不備、可逞也、午牌、藝軍潛擐甲、縛馬舌、直斫雲牙營、雲兵驚潰、藝兵一擊大敗之、是役、斬里田與次郎、雲驍將也、其他斬獲稱之。

十五年丙午、四月、相摸北條氏康入武藏、攻上杉氏將太田三樂于松山城、陷之、初備後人廣澤忠信、抵武藏、屬太田氏麾下、是役、忠信從三樂戰、遂死之、子信秀及太田氏亡後、仕北條氏、最後事越前侯德川秀康、至嗣侯忠直、失封、坐囚、諸信濃小笠原氏子孫世仕、若狹酒井氏云、十一月八日、備後沼隈郡山田城主渡邊越中兼歿、毛利元就嘗謂兼曰、今日吾之深讎、備後官三好杉原三將也、子爲能斬其一將、吾優賞之、兼乃發兵、攻殺官民部左衛門信元、於是元就與兼山田邑、兼築一乘山城、而居焉、先是、兼與深津郡手城人倉田左近五郎盛久、有違言、悉兵攻之、盛久據險待敵、兼乞援於毛利氏、元就命香川光景軍艦數十艘赴援、兼兵勢大振、先

破盛久族國清五十騎於賀嶋兼乘勝合藝兵與盛久戰海岸連破之城兵防戰不下神邊城主山名官內氏政聞之使使講和二軍曰若有不從吾言者吾助從吾言者會見于戰場耳於是兼盛久並如其言

十六年丁未是歲備後人杉原盛重攻沼隈郡藤江城陷之盛久神邊城主山名忠興麾下士也

十七年戊申六月周防陶晴賢率兵入備後攻山名忠興於神邊城忠興防戰不下防將校平賀隆宗請晴賢曰大軍圍孤城不下可恥也僕有夙怨忠興願以僕一隊擊破之晴賢許諾授方畧引兵西歸自是隆宗對山名築城營陣三年日出兵相攻戰互有勝敗

十九年庚戌十月十二日平賀隆宗遣人謂山名忠興曰僕與子久對陣未決雌雄聞子長射技僕雖驚駭亦少閑此技願明日會城外角射子能洞僕胸僕死不恨矣若不能則子速致城兵勿以二人故久苦諸卒也忠興諾之至期忠興發矢距隆宗肩上纔寸餘中石而碎隆宗乃却立曰請如約忠興不得已而致城北行赴出雲當是時尼子晴久命目黑秋光率勝兵五百人援忠興秋光臨發謂晴久曰臣若非得隆宗首則不生還矣上程遇忠興忠興告諸故秋光曰吁子陷彼術中矣忠興曰吾武人也不食前言矣秋光不能強曰吾寧赴敵自刃以成宿志耳遂携一奴抵神邊告其志隆宗請來荏隆宗許之秋光入一佛寺待檢吏至秋光立屠腹而死

隆宗厚葬之，又送致其首，尼子氏晴久感秋光忠死，特舉二孤祿之。

二十年辛亥正月，安藝香川光景殺久村繁安于備後。初，繁安屬大內義隆麾下，義隆之出兵出雲也，繁安與國人吉川興經反，逃在富田。後義隆有與經繁安製書誓無他義隆視二人如故，繁安力竭去，其邑久村赴備後，托杉原忠興復抗義隆。又誘備中人藤井皓玄招納出雲兵攻陷大內氏屬城。在備後者，光景固惡繁安，因請義隆入備後，與平賀隆宗議合兵捕繁安，斬之。光景隆宗外姪也。七月二十三日，毛利元就攻官常陸光音于志川瀧山城。初甲午歲，元就攻備後品治郡龜壽山城，主官下野入道大勝之，自是備後兵悉屬毛

利氏。至此，官氏族法城寺城主官兵部景盛、加茂城主官信政、中條城主官治郎右衛門勝信、官若狹秀景、雨木城主官陸奧元清、安井城主官刑部元理、比和日城主官左京兼盛、長野城主官左衛門元安、福永城主村田左衛門賴兼、志摩利城主高尾九郎四郎元信、北山城主官越後兼信等竊議奉信政長男時政立之，合一千五百餘人往依其叔志川瀧山城主官光音。於是舊臣稍々來屬，新莊本鄉城主古志清左衛門馳使告急，元就乃發兵三千八百餘人向備後。陣于安那郡葦原黎明，藝兵涉川而進，備兵亦進，殺傷相當。日暮交綏，兩軍篝火如晝，以備來襲也。夜明，兩軍相戰，未決。雌雄也。光音謂其將校曰：交鋒二日，此出于正，彼亦應于正。智勇

三傳身畧 卷之十一
相敵不能奏一功想數日後亦然耳不若此出奇以制彼正也明日設伏山上陽敗走誘敵兵夾擊之可一舉而殲也衆僉然之二十五日元就率兵直衝志川陣光音命驍騎亂射藝兵大亂是夜元就收集敗卒退陣于葦原心以爲光音今宵特勝必不備我急襲之可得志也衆皆奮然夜半元就縛馬口分二隊而進抵城下果光音以下閉門就眠官氏候兵馳至日霧深不可辨然覺有來襲者蓋毛利氏也光音曰是或尼子氏來援乎不以爲意也元就命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傳城四面蟻附盡銳攻之無不一當十事發意外光音失度士卒奔竄無鬪志當是時丹下三與左衛門正信守東門來光音前曰敵兵亂入牙營我不能支吾固決死公亦自爲

計矣光音附正信耳曰今日吾死日也子竊携姪時政抵備中倚三村家親圖再舉死易生難吾請就其易者子爲其難者正信乃揮淚携時政自間道赴備中投國吉城已而宮兼信遍身被創至謂光音曰吾族二十四人駢死所存僅三十騎子速死勿爲賤卒虜也光音曰諾哉縱火坐煙焰中引杯連酌釋鎧屠腹而死臣隸妻妾侍婢以下殉之神石郡新免人村田左衛門賴兼來援光音及城陷亦戰死八月周防陶晴賢殺大內義隆遣備後人江良彈正左衛門興經于京都介三好長慶奏曰臣主義隆驕侈日夜耽溺酒色賞罰多偏黨臣屢諫之不聽舉兵誅之聊學湯武耳天朝若客臣罪則朝夕勤王無貳心也天皇震怒曰凶賊殺主要王命不可不

速誅也。與經聞之夜逃歸，告晴賢。晴賢大懼，退保其邑。九月，初備後奴可郡國廣，城主田邊美作，始終城主田邊美濃弟也。兄弟仕久代三河，先是美濃與三河惡，遣人譖諸尼子氏，以其爲尼子氏附庸也。三河謀知之，於是美濃恐獲罪，携妻孥逃去。美作未之知也。是夜三河命長井田房介岡孫八郎岡貞八庄野次郎若林築後發，三百餘人攻國廣城。適美作張宴，飲士卒已亦醉，寢忽聞城外人行，距躑驚曰：何爲者？乘夜深來襲也。其妻急取甲，擬美作。美作曰：阿兄近日不平，久代公吾屢諫之，不圖昨日亡命，公不察，必以吾爲黨。阿兄故來攻也。然今分疏無益，徒增疑死，謝故主耳。鬼橋源三措目而起，闔城門望敵，弓銃交發，源三勵聲曰：寡君乏不黨濃州。

明神所鑒，而汝等爲關主所驅役，盍速受吾一箭乎。連射斃二十餘人，身亦被數創，自知不免，立屠腹，又啣刀口中，從城櫓墜而死。其他侍衛直臣，肉薄悉力，捍禦多殺敵兵。敵兵披靡，永井岡二將勵衆退戰。美作與岡相搏，墜馬，岡伏美作刺殺之。

二十一年壬子五月，毛利元就發兵入備後，攻江田旗返城。主江田尾張隆貫初，隆貫厲大內氏，州人山內大和勸隆貫送款。尼子氏元就聞之，曰：隆貫以大內氏庶族，受其殊恩，今彼通尼子氏，是亦一晴賢也。誅戮之以徵不臣耳。元就之向備後也，隆貫遣人乞援。尼子晴久將雲伯石三國兵二萬騎發富田，先是三谿郡人浦木德若丸反，元就夜屢襲毛

利氏軍不利而退元就常欲報之至此將迂路先攻陷涌木城而後及江田城二十日元就部勒諸軍徐進遇雲軍先鋒尼子式部誠久將上軍左衛門敬久將中軍紀伊國久將下軍牛尾遠江卯山飛彈米原左馬允櫻井刑部廣田隱岐正田左衛門距晴久牙軍一里半于萩瀨止營傳陣爲後拒吉川元春總督諸軍熊谷信直香川光景飯田美武山田左衛門彌島三郎右衛門遠藤左京隸焉隔萩瀨橋而陣元就隆元父子上高岡而陣泉三郎五郎三吉修理青山出羽中村石見池上佐渡吉原藤兵衛來請援戰元春乃命遣戰之矢石交發鉦鼓聲動地元春年甫二十三勇武絕倫縱橫馳突一揮殺數人前無堅敵適梅霖河水洪漲兩軍不能涉所特

者唯一板橋雲將米原左京奮躍先衆戰手斫數十人敵不敢近元春視之叱咤揮長槍進縱兵乘之熊谷香川以下諸校繼焉擊走雲兵米原獨冒敵銳而前備後人佐久米新右衛門元春部將也善射自河上發一箭洞米原腹米原墜水佐久米急下馬誠之雲軍復大亂引卻藝兵大振追擊元春止之曰彼衆我寡利在整隊而退敬久亦勵其衆曰彼誇勝貪功行伍必不整吾衝其虛可破也汝等努力雲兵退戰元春期其衆竢敵兵半渡橋擊之果如其所料日暮晴久退軍于釜棟元就軍于志智迨夜佐久米獻米原首元就曰此將涅齒髮含奇香蓋學齋藤別當也觀者灑淚或勸元就引兵養銳元就曰今日有尺進無寸退機不可失也吾己以寡敗

衆一勝猶足以爲功，明日縱取，劔敗不足恥也。况不必敗乎？遣候騎察敵狀，定議以六月五日夜襲，不備未發，晴久急率兵入，惠蘇郡山內城，合軍以待。毛利氏至，七月二十三日，元就與元春攻江田祝城，以有地石見、杉原播磨、渡部越中、古志清左衛門、檜崎三河和智豐後、杉原民部、長谷川大藏、三吉修理允、隸元春皆備將也。元就親率平賀隆宗、完戶隆家等諸將，三面攻城，城將祝甲斐、族治部及援將西城城主久世修理允七百餘人固門不出戰。元春勵衆齊登，仰射城樓人，城樓人下走，粟屋彌七躍城牆入，城兵槍擊之，彌七墜。元就隆元、元春乘間入，全軍相繼破門而入，城中擾亂，甲斐等健鬪死之，隆貫亦自刃而死。是役，藝軍斬首七百餘級，生虜

稱之。元春功最多，勇名冠三軍，國久謂敬久曰：「使我不得志者，以元春善戰也。」典既生子，不愧孫仲謀也。十月，美作高田城主三浦元兼遣使外孫備中松山城主庄高資曰：「族臣藏人動忤寡人，邇日據二城反，且彼有僧般若坊勇猛倍兄，寡人衰髦無力，擒殺子盍爲煩。」隣邑總劼氏以除吾憂乎？總州備中齊田城主植木秀長也，自是高資母子及其下會議未決。秀長聞之，往松山見高資曰：「或傳近日子外王父三浦君，屏託僕以誅賊之任，果然知僕也。」高資曰：「然唯藏人者作州無雙勇士也，子率一隊攻之，僕恐子難得其志。」秀長曰：「僕一戰能擒驍將，眞武門之榮也，不幸力竭戰死，孰與於負人，嗚得怯名况彼爲亂臣賊子，其可不往誅焉乎？」高資喜謝，秀

長歸齋田部勒精兵數百騎，又謂其弟爲僧，有善者曰汝平生好勇，每吾出兵，輒自來助戰，然是非細流，所爲此行禁汝列軍伍，有善賜，諸陰結束發比，秀長至高田，先在出迎，秀長笑曰：汝何食言也，不敢退，聯鋒而進，藏人造自城，櫓揚扇，麾備兵一人，曰：旗記中黑橋者，豈非中備植木氏章乎，願主客各單騎接戰，以決勝敗，有他人來妨戰鋒，處以軍法，其人歸報，秀長曰：諸乃命其衆曰：汝等留觀，必勿放弓銃，獨有善尾，秀長而進，藏人亦闔門，與般若坊出，兩軍聚觀，兄弟四人，彼此血戰，移咎刀光生火，藏人遂爲秀長所斬，二僧接戰，般若則槍有善，則長薙刀有善，遂殺般若，當是時，元兼親出兵爲備軍，繼援至，秀長等斬藏人兄弟，躍出，握秀長手，共歸牙城。

大饗焉，於是秀長勇名轟四隣。

二十二年癸丑二月，備中成羽城主三村家親請降，毛利元就曰：家親不顧才力，嘗抗大國，自今改圖，每從大旆所向，立寸效，以贖前過，明公以恩信招誘之，旬月間，三備可定，抑閣下征葛之師，在穗田爲資乎，元就大喜，謂其下曰：家親國士無雙，寡人得臣之，殆勝新得一敵國，不可不速出師，以從彼請也，乃自將入備中，討爲資，以將圍猿掛城也，城爲資所據，元就與嫡子隆元陣于伊未井原，吉川元春陣于猿掛，家親率千五百騎爲先鋒，放火燔燒郵亭廬帳，進陣于城下，爲資帥千餘人出捍，家親授稗將藤井四郎次郎五百餘騎，陣于長田山，以當爲資，申牌爲資命，彊騎巡出家親陣後，亂射家

親縱橫奮擊，斬數十人，其兵亦多，殺日沒。家親將引去，四郎次郎爲圓陣，直進遮之。家親衝圍一角退，保屋蔭，藝將志道、磨兵衝元春牙營，元春分兵爲二隊，先衆而進，呼曰：吾吉川治郎大輔也，奴輩盍獲吾首，以成功名乎？敵兵披靡，適有上河原毛馬者，登一小邱，収其族井上河內也，聯箭亂射如雨，城兵大擾，四郎次郎不能來救，元春以夜深不窮追，翌旦家親謂元春日：僕輕敵取敗，幸賜來援，全首領，願尊君勸父兄，収兵西歸，第尊君獨留監慰撫，僕快戰以湔前耻耳。元春告之，元就、元就乃許。先是，家親裝其臣爲警僧，散居敵地，候其動靜，報告，故戰防悉得其要領。四月三日，家親發千五百

騎，將上軍，元春及熊谷天野諸校將下軍，進陣于井原，爲資聞之，謂其衆曰：家親憤前敗，意在必死，其鋒銳不可當，吾豈可爲尋常戰乎？以五日夜半，襲其不備，可得志也。及期，爲資自帥七百餘騎，當家親，四郎次郎將五百騎，備元春，又使村田掃部行吉某設二伏，要敵走路，而警謀告急，家親喜曰：是天授吾勝也。遂擊，敵在此一舉矣。命三村五郎兵衛篠村三德齋等三百餘人，距其陣半里許，設伏深谷，三村孫兵衛松山勘解由三百人，設伏竹林中，與藝將夾爲資擊之。適家親臣在陣中者，與爲資舍人相善，竊告本軍，夜襲，爲逆擊之。備爲資已進，距家親營十餘町，而得其報，大驚，將退。家親急縱奇兵，衝突爲資，爲資果入伏裏，其兵大擾，行吉願爲資曰：

僕殿戰却敵，公速去，勿敵獲也。爲資爲不聞，揮雄刀，四面衝突。三村孫兵衛與藝將亦善力戰，時三更漆黑，兩軍僅辨人聲，交鋒刃而已。以故相蹂躪多，殺傷爲資被數創，進戰不少。挫其下強，扶掖而退，其營餘兵皆弭，尋散去。是役，西軍斬獲百七十餘人，後數月爲資出降。元就講和，家親爲資，爲資無子。養家親適子元祐，爲嗣。是月，毛利元就攻備後三谿郡高杉城，時小早川隆景部將宮原重門右手爲敵兵所斫，左手殺數人，先登諸兵繼登，城遂陷。元就賞重門，賜功狀，且封備後葦田郡栗柄，自是重門更稱大角左衛門。重門妻有地氏，元盛女也。有地氏有曉勇力兼五人，後重門反，元就遣兵圍其邸，適有地氏左臂提茶臼，掃除厨房，捕兵視之，恐懼不敢。

進重門得間出奔，豐後仕大友氏。云七月二十三日，毛利元就率兵入備後，攻久代。景盛于槌山城陷之，景盛、陶晴賢黨也。初，景盛父高盛歿，兄與盛嗣，未幾亦歿。於是其下議立季弟景盛，景盛未弱冠，故以尾和隆定爲輔佐，菅田越中大森和泉副之。是秋，晴賢遣人於尼子晴久請援，景盛而擊元就，晴久固惡大內氏，故許之。城當雲備之衝，元就以爲非急，拔之，則誅陶賊，不易也。以其子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爲先鋒，以長男隆元及穴戶隆家將下軍，山內隆通和智豐鄉，其族久豐、杉原盛重、三吉光茂、梨羽景久、楠崎豐景、小泉勝政、木梨元經、竹原景信，有地隆有、竹內景經以下將領，受其節度。元就自帥銳兵三千五百人，繼之，向備後軍于西條，進攻槌

山城令其衆四面圍之。城將令士卒亂射，立斃數百人。藝兵沮邨已而敵復進，欲登城。城兵更投木石，殺二百人。元就自岡上望之，召有地隆信曰：「今吾軍多喪，良是無謀也。不如少戰，敗走，誘敵追擊，設伏，返戰夾擊之。」隆信然之，乃令諸將齊進，仰攻。城兵乘勝出門，奮擊，藝軍陽逃潰。菅田越中奮曰：「獲元就在今日。」城兵繼欲尾之，尾和隆定止之。衆相視不進。菅田曰：「有機如此而不進，奈怯夫。請何子徐爲計，吾有進戰而已。」言畢直衝敵中，堅手斫數人，勢如奔豬。藝將穴戶隆家勒部下，一鼓則其兵忽北。馬首返戰，菅田四面受敵，滿身被創，流血淋漓。其卒遮圍扶掖去。三郎左衛門爲元春兵所殺。菅田弟也。時藝將梶崎市之丞戴白星冑，擐紫甲，揮長刀，先衆

而進，所觸披靡。城將大森和泉、硯、梶崎、疲羸，鵠、竹陰一發應弦而倒。元就大怒，麾其精騎擊破之。城兵多死傷，外郭已陷。兵擾入內城。隆通嘗與隆定善，因遣人爲陳利害。隆定遂出。隆信降元就。元就大喜，與金帛慰勞之。後城主景盛亦與其宰議降。毛利氏有采邑如故。是歲，毛利元就誅殺反臣井上某，命備後神石郡福永人岡和泉殺井上并總左衛門隆國、隆國某族也。

二十三年甲寅三月，尼子晴久率一万五千騎入備後，勤兵爲三隊。龜井能登、川添美作爲先鋒，米原平內左衛門、牛尾豐前將二軍。晴久親將後軍。七日，合兵攻山口。隆通於兜山城初，毛利氏之討陶晴賢也，自謂今日尼子氏在北，吾西向

誅賊，彼出兵藝備，以襲吾虛。尼子氏將校兼智勇者，莫如備後山口隆通。吾若能得致諸麾下，供驅役，無復北顧之憂矣。而隆通，忠烈之士也，不可脅服。宜術以誘降也。衆皆然之。已而元就召口羽下野，授策，抵兜山，請謁隆通。曰：僕夙聞尊名，願賜偏諱，以學其威武。幸甚。隆通諾之。下野改名通良。自是情交日密。通良勸隆通屬毛利氏。隆通自癸卯湯尾之役，有通藝志，至是遂送款於元就。晴久聞之，急將兵圍兜山城。城將隆通固門不出，戰雲兵大呼逼。城將踰墻入。隆通命其兵投木石，多殺敵兵。雲軍大潰。隆通告急於安藝。元就率兵二百騎將赴之。尼子氏偵騎來報，晴久乘夜徹軍奔還。出雲先是備後御調郡保木，城主野間刑部屬大內氏義隆信籠

之，與偏諱曰隆實。陶晴賢之弑義隆也，隆實還黨晴賢，遂爲應援。毛利元就謂其衆曰：欲討賊，宜先平定備後。而後舉兵，否則隆實必乘虛擊我也。議成，將入備後。晴賢遺其將羽仁中務小幡左衛門，發四百餘騎赴保木城。援之警聞，至吉田。九月五日，元就率兵三千餘騎，以嫡男隆元、元春、隆景及穴戶安藝熊谷伊豆將上軍，進入備後。備後人赤川左京、赤川源左衛門、赤川十郎左衛門、長谷部大藏、檜崎三河、栗根源四郎、和智豐後、和智又十郎、木梨左衛門、兒玉四郎兵衛、志道源三、桂善左衛門、有地石見、三吉修理、古志清左衛門、渡邊信濃，各自其采邑率兵迎元就。從至保木，連營陣于城外。八日，吉川氏將森協市郎左衛門、小早川氏將栗屋彌四郎、

先諸隊而進，及柵內，城兵弓銃交發，森協栗屋不少屈，勵卒殊死，戰頃之，隆實分兵三百騎，爲三隊，闖門出擊，吉川氏別將小坂藤四郎退戰，斬城兵五人，城兵野村彌五郎、橋小坂，投巨石，射斃，紛而死，藝兵橫道藤兵衛爲城兵，未田源七郎所射殺，兩川步騎崩潰，於是元就督全軍，齊進擊之，隆實勒兵入城固守，隆實妻與元春妻兄弟也，故妻父熊谷信直爲隆實說利害，携之，抵毛利氏軍，降，元就大喜，曰：吾已許隆實降，則隆實與防援將絕，吾義當送還援將，本土也，告之，羽仁小幡二人請質，元就擇其人，水落甲斐請曰：臣久蒙主恩，此役幸可以報萬一也，應募二將，左右狹甲斐，把其手，弓槍擁其背，而西行數里，少懈，看防，吉川氏兵二宮奎之助、佐伯源

左衛門、水落掃部、未田繼殿、細迫左京、裝爲脚夫，狀迎路傍，謂二將曰：小人等自防齋，奉呈羽仁小幡二公手東者也，羽仁乃采閱之，甲斐曰：未田細迫，斬小幡，未田亦舉刀斫羽仁，伏兵又四起，殺防將從兵四百餘人，生還者僅四十人。弘治元年乙卯三月，備後鞞田郡有地，人有地隆信，攻本郡人福田盛雅，于福田城陷之，初隆信父清元，品治郡宮城主，官元信弟也，兄弟不相善，清元出宮城，徙居有地，元信有才略，攻掠近地，隸尼子氏，當是時，毛利元就屢攻備後，元信無歲不受其兵，清元於是請元就列先隊，奏功，元就許之，且賜邑有地，至子隆信父子，仕元就多戰功，隆信封地與福田接，以爭界，屢相攻，先是隆信請師，元就元就分命其兵攻圍官

城者五十餘騎援之隆信乃分兵爲二以有地清忠吉住信正盛次隆重國友氏信能嶋信豐後藤義政盛利信光等爲裨將向城前門命其子元盛率親兵五十騎潛自山路向城後馬聲與樹聲混敵不之覺約待號砲入城盛雅集二百餘騎守前門指揮三十餘人出戰戰疲縱生兵繼之隆信亦勒全軍進圍城兵披靡次郎盛雅男也視父危連騎出衝隆信不能支而退城兵乘勝空壁追北元盛覘虛入後門縱火謹呼馳突城中唯婦女狼狽號泣無復一人捍戰獨有一女子被髮抹額白皙如雪儼然男裝揮長刀迎衝元盛血鬪其鋒甚銳婦實盛雅妻杉原氏也已而有地八郎馳來自後斫婦腰斃之煙焰漲地城兵奔潰隆信與將校瀨來伊賀埴飽十

次郎原次郎左衛門岡田八郎小野太郎次郎三郎等夾擊巖兵大破之有地九郎左衛門斬盛雅次郎衝圍而走不知所終是歲毛利元就發兵伐周防陶晴賢備後人猶崎市正村上吉鄉以下諸士悉隸小早川隆景獨留渡邊宮內于御調郡以備敵襲也

二年丙辰三月我西海賊船瀕年掠明沿海明主朱厚熜遣其臣鄭舜詵之將軍足利義輝義輝命執事三好長慶定議以備後御調郡因嶋人南通種爲船奉行禁賊船而寇五月備後人高崎刑部攻本庄元清於深津郡本庄城拔之當是時備後葦田郡人木野山七郎次郎戰于安藝仁保嶋死之是歲故神邊城主山名忠興介族盛重請毛利元就立功

贈前過元就許之、忘與自伯者至、復為神邊城主、

三備史畧卷之二終

明治廿七年三月五日印刷

定價三拾錢

廣島縣芦田郡府中市村五百三十六番邸

編輯者故五弓久文

廣島縣芦田郡府中市村五百二拾六番邸

相續人 五弓友太郎

廣島縣芦田郡府中市村八百二拾二番邸

發行者 高尾佐一

全香邸

印刷所 香文舎

4
1
253

